

# 立华央求弟弟帮她完成一件难以启齿的事



江奇涛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1925年,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,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找寻各自的前途。兄弟俩在“四一二”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,隔阂日渐加深……

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,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,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。

## 上期回顾

杨廷鹤早年随陈其美东渡日本,读过士官学校,回国后一度官至南京中樞军咨府厅长,然而身逢乱世、军阀当道,看不惯现实的他选择带着家小隐退。他的长子立仁,一心革命;次子立青则一心玩耍;而女儿立华则远在广州。

## 热门影视

### 立华回家里是为了打胎

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,立青还蜷在被窝里。一只手伸进被褥,立青的耳朵被揪了起来,耳边传来立华的声音:“喊你两遍了,还不起来!”

立青有些不满:“你让我起来干吗,找打呀,差事丢了,老头子气还没出呢!”“我让你起来,陪我说会儿话!”“你也真是!说吧,有什么话?”“你睡醒了吧?”“耳朵都揪掉了,还不醒啊?”“你就没个正经样儿!”

立青有些不耐烦了:“姐姐,你要说什么就说,你管我是什么样呢?”立华低下头:“你知道我这趟回来干什么吗?”“我昨晚就问过你,可你不说啊!”“我怀孕了!”

立青一屁股坐起来:“什么?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拍拍脸,摸摸头,确定不是在梦里头。立青揉揉眼睛:“不是,我没明白,你在外头结婚了?”“结什么婚呀,结婚了我还跟你啰嗦?”“那你怎么弄的,没结婚你怎么能怀孕呢?”“我的傻弟弟,没结婚就不能怀孕?”“那总得有个男人吧,哦,明白了,你有男人了,只是没结婚,一高兴,播上种了?”

被立青这么一说,立华真想抽他一耳光,她本指望立青能安慰自己几句,可他的话一句比一句让她听不下去。“行了,我不是在和你商量吗?”立华不许立青再瞎说。

“你跟我商量什么,你得和那男人商量去,趁现在看不出来,赶紧结婚吧!顶多也就一先斩后奏,老头子可能不高兴,别理他不就完了!”立青嘴上

虽吊儿郎当的,心里还是为姐姐着急,他能想到的方案就这样了。

“哪那么简单,要不,我疯了,大老远从广州赶回来?”立华眼圈一热,泪在眼眶中滚动,她背过身去。立青慌了:“别呀,究竟怎么个事呀?那男人也在广州?”立华点点头,她告诉立青,这个在她身上播种的男人是国民党中负责军事的一个大人物,更让立青吃惊的是,这个大人物还有老婆。

“姐,这就怨你自己了,人家有老婆你还跟他混什么混?混出后果了,淌眼泪也就晚了。”立青觉得姐姐很傻。

“没晚,我得做掉这个孩子!”立华两眼放出坚定的光芒。“打胎?”立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立华点点头:“我回来就是做这件事!”立青更加不可思议,在他看来,要是被父亲知道了,还不得把房子都烧了,他推推立华的肩膀:“姐,你这不是明知山有虎,偏找不痛快,广州就不能打胎了?”

立华惆怅地摇摇头:“咱爹狠,那男人比咱爹还狠!”“他打你?”“他敢!”立华愤恨地握起拳头,对着被褥猛地一拳下去,“他只不过是野心,道貌岸然,怕闹绯闻,影响他往上爬。”

### 立青用枪威胁老板给他抓药

城北仁和药铺的老板戴着老花镜,手执小秤,不断地从各个小抽屉里抓出药来,称后倒在柜台上的药纸上,一边和抓药人聊天,讨论着三省巡阅使来视察的事情。

立青走了进来,两人停止

拉呱,都瞅他。立青鼻梁上架了副墨镜,流里流气地四处打量。

抓药人离去,老板走过来,立青从怀里摸出一纸方子,抖开了递过去。老板对着方子看了一眼,蓦地抬起头,死死地盯着立青。

立青诧异:“老板,怎么了?”老板:“这样的虎狼药,本店概不配售,对不住了,客官!”立青冷笑:“虎狼药?你看清楚了?”老板礼貌地说:“客官,咱是做这行的,只需看其中两味药就清楚了,不是我吓唬您,吃死了人,本店可负不起责任。”杨立青笑了:“尹老板,我看你是有点眼神不济了,这方子可是你们仁和店开出去的,还收了人家三十块光洋,居然是虎狼药,要是这样,那还真得报官了!”

老板:“客官你若闲着没事,请到别处消遣去,我还没老到连自己字迹都认不出的程度。”杨立青:“是吗,那你看看这张方子,又是谁的字迹?”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,再抖开递到老人家眼前:“看清楚了吧,谁的字迹?我只不过照抄了一张给你,倒闹出公案来了!”

老板低声说:“你是谁,从哪里弄来的?”杨立青:“等你抓完了药,我才告诉你,你是怎么从春香楼姑娘身上赚银子的!”老板笑笑:“吓唬我?行啊小子,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?可你也不打听打听,这仁和药房谁是股东?去去去,我劝你别惹事……”

老板伸手去抓柜台上的摇铃。立青也不言语,伸手从腰间掏出手枪,砰地拍在老板面前。老板惊吓得脸煞白。立青:“别惹它生气,我是讲道理

的,可这畜生来就一副蛮不讲理的脾性,不听劝,你有什么办法……你不信?你可以亲口问问它呀!”

“客……客官……有话好说……有话好说……不就是抓服药吗……”说着,老板伸手去取秤,立青把那支枪在手上娴熟地玩耍起来。

### 一服药下去,疼得立华说真话了

魏大保家里,立青好不容易把药熬好,一汪赭色的药汤在碗里扬着热气。立华小心地端起药碗,慢慢地送到唇边。立青不忍看下去,别转脸,吹起口哨,一副与此无关的神情。立华一扬脸,一口气喝干药汁,把碗狠狠地往地上一扔,旋即神情严肃地躺在床上,等待着……

立青想调节下气氛,逗笑她:“姐,你还没告诉我呢,我那姐夫是不是高大威猛的那种?”立华:“别这么没心没肺。”立青:“我还不知道你,你那眼光能低了?”立华:“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。”立青:“我要是走掉了,你倒是安静了。这种时候,还是说说话的好。”立华笑了:“你又威胁我了。”立青:“本来就是,姐姐不是个随便的人,你说,你从万千男人中挑出这么一个来,爱得愤世嫉俗,爱得什么都不顾了,总有点说法才是呀!”

立华眼睛放光:“你没去过广州,不知道那是怎么一个环境,再冷血的人置身在那里,都会激情澎湃。”突然,立华觉得一股热浪席卷全身,有些紧张,“我现在全身发热,没事吧?”立青:“革命嘛,本来就像分娩时的阵痛,你就当这

是革命。”立华稍放松:“哟,你还知道马克思的话?”立青:“立仁带回来的小册子,我瞄过几眼。”立华惊讶:“立仁?他在读这种书?”立青不屑:“他除了读书教书还能有什么本事?”立华又觉得有些不对劲:“立青,我在出汗呢!”立青帮姐姐压被子:“想点别的事,可心一点的事儿。”

立华停住说话,努力想着让自己开心的事情,突然:“小弟,你知道,什么事是你姐姐最可心的吗?十万人的集会,二十万人的大游行,你每天置身在那样的洪流中,呼喊内地无法呼喊的口号,任何一个人都能直抒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忧虑和主张,所有人都有一种忘我的激情,所有人都愿意为国家的前途去死去奋斗……”

立青冷笑:“也愿意打胎?”

立华的脸色苍白起来,她开始颤抖。立青慌张:“怎么了?姐!”立华:“好疼!非常非常疼,一阵阵的……”立青:“抓住我的手,抓住了!没什么,这种事,非疼不可!”满头冷汗的立华痛不欲生,野兽般号叫起来,两手紧紧掐着立青的手,掐破了,掐出血来:“立青,我要死了!我要死了!帮帮我!帮帮我……”

月色静静地笼罩着粉墙黛瓦的醴陵城,仿佛全城都能听到一个女人痛苦的号叫声和控诉声:“王八蛋董建昌,都是你,都是你做的好事!你不是个东西!野兽!完全是野兽!你让我在血水里打滚,自己站在岸上,做你的大人物,做你的道貌岸然!你是个混蛋!充满野心的混蛋!……”

# 对手后台举办的酒会上放了黎志坚收红包的录像



刘国民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申冤的东北烈女,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厚幕。

## 上期回顾

黎志坚和贺小贺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绥纷河调查白水泥的线索,两个人分别找了出售白水泥给余建设的西门居,但黎志坚没有能让西门居拿出白水泥,而贺小贺去要西门居答应了。回来后,午报正陷入经济危困中,无奈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出去拉广告,黎志坚在齐齐哈尔拉钱时见到了钱柜,钱柜给了他一部小灵通,上面存有余建设死前发出的求救的短信。

## 现实社会

### 西门居交出白水泥

第二天清晨,吴队长和黎志坚去捞人。

吴队长把夜班民警叫到另一间屋子里说了一阵话,两个女人的事情解决了,以卖淫嫖娼罪,每人罚款一千五,西门居的价格谈不下来,民警坚持要五千。吴队长对民警说,两个女的现在就交款,那个男的再当一阵子吊炉鸭,交不交款要看烤熟没烤熟。

吴队长对西门居说:西门老板别来无恙?

西门居说,你好像是刑警队的吴督。

吴队长说错了,我是你的同行,搞建材的,两个月前我在你那里买了一袋白水泥,白水泥掉了标号我又退货,忘了?

西门居张口结舌之际,看到黎志坚一左一右地领着贺小贺和艳姣从民警值班室里出来,于是他恍然大悟声泪俱下。他大叫:给你给你都给你,一袋子加十九袋子,一吨都给你!救救我吧铁肩老师,手吊得这么高我没办法给你下跪。

离开拖车派出所,黎志坚安排大家在路边一处排档吃早餐。吴队长喝了碗粥就走了。西门居粥也没喝就走了,不一会儿开着他的轿车回来,带来了黎志坚给他垫付的五千元赎金,轿车车厢里放着余建设退回建材店的那一袋白水泥。

### 对萌萌的安排

黎志坚接到苏所长的电话。苏所长说,他的辖区出现了一件怪事,一个男人拿着萌萌的照片找萌萌,找遍了辖区所有托儿所。他拜托黎志坚提醒贺小贺:不能在萌萌身上开玩笑,丢了要抓紧找,没丢要严加

保护。放下电话黎志坚就追问贺小贺:怎样安排萌萌才能一劳永逸?说出来我听。

贺小贺对萌萌一劳永逸的安排,不过是把她送到巴彦苏乡下去。计划是这样的:贺小贺的哥哥到塞北市来,在这里住一到两天,一到两天中间她哥哥和萌萌住在一起,打下一点感情基础之后,舅舅和外甥女一同去乡下。

肖庆芸说用词不当,这叫什么一劳永逸?一劳永逸是指把萌萌卖了或者扔了。黎志坚也不赞成贺小贺的做法,他认为送萌萌去乡下是好事,但贺小贺应该亲自送,最好她自己在乡下住上一段时间。然而贺小贺很坚决,表示一分钟也不离开塞城,踏踏实实地为余建设跑官司、踏踏实实地为肖庆芸做助理。

可是在送别萌萌的时候,贺小贺和孩子都哭得稀里哗啦,难舍难分。而肖庆芸见了萌萌后就当自己女儿一样疼,萌萌住在她家几天,虽然名为舅舅培养感情,实际是和肖庆芸培养感情。到火车即将开出时,肖庆芸夺过孩子,哭着说,忍疼帮你们吓得屁滚尿流了?不就是两只龟头带着几只乌龟吗?你们怕老肖不怕!有我一口气就有萌萌一口气,没我一口气也有萌萌一口气,从今往后,老肖和萌萌两个人用一条命。

### 记者破案是狗拿耗子

余建设的手机上有两次拨打110报警的记录,报警时间是事发当晚11时33分和34分。手机上保留着发给钱柜的那条短信:梁二堵,找人救我。黎志坚通过公安局宣传部和110指挥中心联系,查到了当时

的接警记录。钱柜的手机、余建设手机,形成了一个证据链。

黎志坚向程启前汇报。程启前说好,你摁住了海查干人的死穴!程启前让黎志坚写出一块版面的稿子,随时准备推出来。之后他又对他进行了一番技术性指导:警方破案是猫抓耗子,而记者破案是狗拿耗子,大方向是一致的,都是除四害。但猫抓耗子弄打了花瓶,打三下,而狗拿耗子弄打了花瓶,打六下,因为狗越权。所以他叮嘱:在取证方法、证据保留方面要千万谨慎,千万不要弄打花瓶。

此后的一周更平静。

周日,他接到程启前的电话,程启前要他到临江大厦,陪同高层去出席一个酒会。他问谁的酒会。程启前说不告诉你,告诉你你就不敢来了。

图片新闻和铁肩专版见报后,午报高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省宣传出版监管署前后发出两份针对午报的批评通报。午报的罪过有两条,一是徒步郊游活动失利;二是利用机关报向企业泄愤,图片新闻和铁肩专版,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非正常出版物。市宣传出版监管局向午报下了死命令:午报放弃对新建集团的舆论功能。该局的一位主管局长对此做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诠释:午报上不许再出现海查干字样!这位行将退休的老小孩向程启前撒野:捅出篓子来你自己捂,我捂不住我手小。

三天前,程启前接到了省振东办一位陌生官员的电话。振东办,即振兴大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的简称。这位官员请他去喝茶、谈话,同时介绍给那两位朋友,一位是新建集团驻塞城分公司经理,一位是海查拆迁公司老总梁洪烈。他说

忙,不想去。这位官员说来吧,你的顶头上司,监管局的主管局长也到场。这位官员想必是新建集团后面的铁腕深喉,至少是铁腕深喉在本埠的代理。他内中一晒:海查干人怕了,推出后台来了。

喝茶和谈话的中间,振东办的那位官员说到新建集团和午报的紧张关系,他不主张各打五十大板,他认为海查干人要负主要责任,打七十。老小孩表示,还是发扬革命传统: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相逢一笑泯恩仇,双方拉拉手算啦。

### 一件尴尬事

拉拉手之后,新建集团方面觉得拉拉手过于简单了,于是请酒。振东办的官员赞同,老小孩代表程启前赞同。梁洪烈点名邀请黎志坚出席酒会,他真诚地说,和铁肩记者碰一杯,从对手身上吸取些做人的锐气。

酒会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在临江大厦,在新建集团驻塞城分公司总部。新建集团要搞一个创业十周年成就展,请午报从媒体角度提些策划性意见。第二部分在嘉年华夜总会。黎志坚明白,他是这次酒会中最小的人物,是一个点缀,他不能决定任何事情,他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不办错事。尽管小心谨慎,他还是遇到了一件让他不愉快的事情。

事情发生在临江大厦。新建集团的成就展分为沙盘、图片、录像三个部分。录像的最后部分表现的是该集团在塞城的业绩,其中一段是老党员胡同期开幕开会的记者会,就是午报未被邀请,但黎志坚死皮赖脸出席的那次。虽然未邀请午报

记者,但集团外宣办给与会记者发晚餐费的时候,仍然给了黎志坚一份。想不到的是,黎志坚收红包的景象出现在录像里:记者会工作人员把五百元钱塞进他的照相机包,他回手把五百元钱向包里掖了掖。

老小孩甩手起身,上厕所。黎志坚人地无门。

程启前不尴不尬。

看过了新建集团成就展的所有准备内容之后,程启前发言。作为活动王,他对活动提出的几点意见引得四座感叹唏嘘,感叹唏嘘中夹杂着成语:茅塞顿开,振聋发聩。

程启前由企业活动谈到了媒体活动,由媒体活动谈到了记者。他说,都说记者是个三高职业,可是在我的午报,只实现了两高:高强度、高风险。记者们的薪水实在是微薄得可怜。尽管微薄,午报还是把廉政建设摆在首位,报社有规定,记者出现场采访,得到五百元以上含五百元的额外收入,必须上缴。铁肩拿到新建集团的误餐费,当天就存进报社内部的廉政账户。据财务中心的统计,铁肩在这方面的存款最多,在廉政建设方面,他是我给年轻记者树立的楷模。

老小孩上厕所归来。程启前对老小孩说,请局长大人给午报一些地方政策,不要把记者管得那么紧,允许我把记者上缴红包的限额做一下调整,把五百元以上含五百元,调整为五百元以上不含五百元。那样的话,铁肩就可以享受到新建老总们的体恤喽。老小孩指点着程启前说,程启前啊程铁嘴,你不该搞媒体,应该去搞相声。

大家都笑了,尴尬局面被打破。